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三百三十八

處事　智之目

處事解

附事類凡三十八條

謹微　投機　相時　待時　隨宜

順便　赦敵　量力　諳練　謀畫

鑒戒　艱難　辯白　推變　機密

操縱　委曲　豫備　神速　遠慮

得遠　有完力　識大休　鎮定大事

轉移人心　處事閒暇　區處得當

與時高下　知所輕重　控制有道

窮達兩得　公私兩全　坐以制勝

操約馭詳　衆力易成　影響相應

事同休異

謹微

要語

經過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注悔吝纖介雖細不可慢易而不謹也　然豈在明不見是圖出五子之歌　然不在大出康誥並書

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出旨注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出詩抑　能謹微接下出詩吉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出曲禮上　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易曰君子謹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出經解　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　故君子謹其獨也　知微之顯可以與入德

並記

子夫墻之壞必於隙劒之折必有　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出淮南子　君子徵愼厥德悔吝不至出楊子脩身　智者識輕小之爲善故謹微細之危出劉子謹隙

史魚佊滋蔓蔓難圖也出左隱元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出公羊莊三十二　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出史宋世家　明者遠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出漢武紀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出漢明紀並通鑑　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出馮衍傳輕者重之端

小若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明者謹微智者識

淺出陳忠傳

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出樂恢傳互入豫備

政令猶汗往而不反出胡廣傳　君子推微達

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霜知著出蔡邕傳

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謹歟出孔融傳並東漢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大貴速之勢也

出通鑑魏文紀互入投機　百尋之屋突直而燎

焚千里之堤蟻蛭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謹微

以杜萌出晉書陳頵傳　魏謐上言比者弟子陵

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出

通鑑唐太宗　褚遂良曰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

盈無所復諫出唐書　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

為修撰時諸王門雞敕戲爲檄周王雞文王見之

怒曰此乃交構之漸作敕出沛府出通鑑唐高宗

互入遠慮　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㪅君子謹

初聖人存戒出陸贄傳隙不在大出郴公緯傳並

唐書

傳記諺曰敎婦初來敎兒嬰孩出顔氏家訓

狐鼠微物亦謚大猷出選彈文

要語

經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出易繫辭 時哉弗
可失出書泰誓上
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出孟子 禹之趨時也履
遺而不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
出淮南子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決謀或同遲緩
為下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出劉子
史圖之此為時矣出左莊六 智者不失時出子
貢傳 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出魯仲
連傳 時間不容息出陳餘傳並史記
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出西漢蒯通傳
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出項羽紀 時乎時乎

聞不及誅麤粮踶馬惟恐後時出李斯傳　平曰

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出陳平世家　范

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

越其可逆天乎出越世家並史

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

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繫此謂養虎自

為患也出通鑑漢高紀互入失機　趣時若猛獸

鷙鳥之發出貨殖傳　操刀必割出賈誼傳伍入

果决　鴈鳥集於風塍人乘於時出韓安国傳並

西漢　吾人在患飢不及餐出通鑑漢殤紀　陳

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出後漢　當及其根柢

未深而撲取之此救大資遠之勢也出晉武紀

鄧芳承遂時不可失出宋太祖　庾質曰事機在

速緩則無功出隋紀並通鑑　扶機之會間不容
出唐張公謹贊　唐曆宗曰鷹搏狡兎須急扶
之不爾必及為所噬互入救接　李絳曰錢　盡
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出唐憲宗紀　周行逢
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出周太祖
並通鑑集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出元微之集
變通之間不容髮出白帖　時不再來出唐文
粹宋　范蜀公請建儲後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
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
難於今日乎出范鎮墓誌　無則無機以濟万世
之功出老泉

貴力

要語

經貧者不以貨財為礼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出禮記曲禮上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出語季氏子短綆不可以及深出荀子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出傳二十年　冉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出襄十一年並左傳　皇甫規對曰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出通鑑漢殤記

集量力守故轍出陶淵明　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淚長河一法不可障之以手出庾信連珠互見

勢力不敵

相時

要語

經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而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出記檀弓下

子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

之時則凶出楊子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

出楊子修身　　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

衛義出文子

史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出西漢孔

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

不同所急異務也出通鑑漢貨紀禮教榮辱以加

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出

通鑑漢獻紀　崔郾為廣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

笞一人及涖鄂州嚴法峻誅不貸出唐書天下未

定則專取其財不考其行巢亂既平則非才行兼

備不可用也出通鑑唐太宗柳仲郢為京兆尹政
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厭郡邑之
治本惠養出唐書互入政事
鮮出唐文粹　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以
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出司空表聖
集
宋朝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出東坡代張方平諫
用兵書
待時
要語
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並出易繫辭　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
哉我待價者也出語子罕
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出孟公孫丑上
史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出莊八年　譬如農夫是
穮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並出左傳互入有備
戢鱗濳翼思屬風雲出晉宣帝紀　王猛歛翼
待時候風雲而後動出晉書王猛傳　陸法和曰
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出通鑑梁世祖
元覬于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
時來出北史本傳
集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出曹大
家東征賦　雖無玄豹姿且隱南山霧出謝朓詩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出李

太白　天馬長鳴待駕馭出杜詩　未晨從東發
空戢圖南翼出駱賓王　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
收　填窻塞户愼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並出韓
文　低回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出白樂
天　潛龍須待一聲雷出杜牧之　六翮未因風
武伯蒼　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昇天翼出
張文昌　夭矯太空鱗鬐爲小泉蟄出孟東野
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櫳繞注擅一作
擅撓一作撓惟之爲患而擁腫磥石鈆鈍宿瘤之
排蔽但發　疾徐耳出權德輿　蟄龍三冬卧
老鶴萬里心出唐文粹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
生出馬道互見委順
宋徘徊且垂翼會且秋風時出歐公集　龍不冬

雖黄能夜飛君子小人各有其時出郁离子

随宜

要語

經深則厲淺則揭出衛風匏有苦葉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出衡門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雖無旨酒式燕庶幾雖無有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出詩小雅車舝禮從宜出曲禮上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出檀弓上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出禮器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材斯之謂禮出檀弓下並禮記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並出孟離婁上

夫待腰裹飛免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
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出淮南子齊俗訓
史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右行遠乎出樂書　浴不
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出外戚
世家並史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出晉書集報無
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出王
羲之蘭亭記　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
室不思銜燭之龍出連珠互見知足　聽極於音
不慕鈞天無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之雲並出選
稱家隨豐儉　盤食市遠之兼味樽酒家貧只
舊醅並出杜詩稱家閒户牖量力置園林出白樂
天
求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出東坡

順使

要語

子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出離婁上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並孟子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出莊子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出荀子勸學　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圓石於萬丈之谿出淮南子兵畧訓

抹敁

要語

經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出記檀弓下

子掃地而求更新出文子

史除煩辭競如絡灰出西漢晁錯傳　破觚為圓

劉琱為璞出酷吏傳與滯補弊擧甚偏以補其弊

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並出

西漢董仲舒策　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

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係出真誦傳　補綴敗壞

救杜邪傾出崔寔傳並東漢

語練 附處事下

要語

經

子

史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偽盡知之矣出左僖二十八年　春秋高閱天

下之義理多矣出史記漢文紀　袁盎於朝出西

漢鄒陽傳　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侯霸明習

故事狀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出通鑑漢光武紀　胡廣練達事体明解條章　張紀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紀自郊廟冠婚喪紀禮儀多所證定並出東漢本傳　黄瓊昔随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出漢殤紀　前世難易靡所不嘗出魏明紀　刁協久宦中朝練諳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出東晋元帝　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出宋太祖　王儉自晋宋以来故事無不語憶出齊太祖紀　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出齊紀　久處朝廷諳練事体出唐憲宗　李晟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

出唐德宗紀並通鑑　蘇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齊澣為中舍人朝廷大政必資之時號解事舍人並出唐書

謀畫 附処事下

要語

經方狀元老克壯其猷出詩采芑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出記內則　好謀而成出語述而于蕪才尚權右計左數　群策屈群力並出揚重黎

史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出左傳　靜淵以有謀出史記帝顓紀　蘇秦恐秦之敗從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陰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辭去張儀曰賴君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此在蘇君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范雎曰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　甘羅年少出一奇計声称後世亦戰國之策士也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並出本傳　蔡澤謂范雎曰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廟出制諸侯君之功極矣出蔡澤傳並史　侯嬴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

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　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却秦出通鑑周紀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漢呂之事平為本謀　子房計謀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並出太史公自序　有上書告韓信反上問陳平平曰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陛下第偽遊雲夢其勢必郊迎謁謁而會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遊雲夢信果郊迎武士縛之載後車出史陳平世家　張良歸漢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任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比三人則楚可破也並出通鑑漢高紀　蘇生說漢

王曰願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

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世莫得聞也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　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並出漢高祖並史

項羽急圍漢王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漢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且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請借箸以籌

之且夫天下遊士離親戚弃墳墓去舊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哺吐駡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出西漢張良傳　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二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来　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説呂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禄以為酈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屬太尉並出通鑑漢高紀　諸

呂擅權陳平患之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諸呂謀益壞出陸賈傳　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出本傳　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語出薛宣傳互入文雅並西漢　智畧謀慮朝之淵藪出伏湛傳互入智愚　援謀如湧泉出馬援傳　勇驁有智謀出吳漢傳　儒者當謀謨廟堂出虞詡傳並東漢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出通鑑魏明紀　元齡善謀出新唐書杜如晦傳　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淄清李正已德宗時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覘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崔祐甫為相曰正已誠詐

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泰詔是陛下思洽將士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乱人使諸蓄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者韙其謀謨並出唐書本傳互入區處得當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恨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不問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乃詣德裕迎揖公曰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

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出唐文帝互入解紛　朱瑾遣家奴通候問於徐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之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声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出後梁太祖並通鑑集選蕭合上意諫諍即見聽出王襃聖主得賢臣頌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出班固賓戲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出選班固西征賦碩畫精通出選賦　深圖密慮衆莫能窺　計如投水

思若轉規 廟勝之筭 應變無窮並出選銘
經綸八方出唐文粹 宋西夏趙德明言民飢求
粮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歎有司具粟百萬於京
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慙曰朝廷有人出王
旦伸道碑互入區處得當 昔者諸呂用事陳平
憂慮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
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誅諸呂出老泉 淮
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
掌及佐定帝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
明草廬中與先主策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言無
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
為之而僥倖其或叔東出哉者成坡范文正公集

要語

經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出書酒誥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出詩蕩大雅

子借明為鑑出淮南子

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出鄭世家　鑑於水者知面容鑑於人者知吉凶出蔡澤傳並史　前車覆後車戒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出賈誼　鑑往事所以知今出馮異傳　明鑑未遠覆車如昨出陳蕃傳並後漢

艱難　用處予下

要語

經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出鴟鴞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出

卷耳並詩

子若負重行而上也出莊子盜跖

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出左傳　蒙霜露沐風雨

出西漢淮南王安傳　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

易哉出皇甫嵩傳　間關險艱並出後漢

辯白附處事下

要語

經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出詩陽之水廷音誑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出論語述而子如使予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出孟子公孫丑

下　予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出孟子滕文公下

史考問左驗明白出西漢陽惲傳師古曰言當時

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及者乃詰長安高對獄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知傍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貫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曰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及獨吾等爲之出通鑑漢惠紀

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狀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辨理得免死自表爲平原內史出晉惠帝紀

張昌宗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曰看元忠初

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惧臣竊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事誰耶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治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出通鑑唐中宗紀　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　食人曷若全人其友　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以為若不時記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過誠可悲哉出通鑑唐肅宗紀　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出東漢本傳　李晟大安園多竹復　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卒為變晟遂斫伐其

之既伏而飢天子治出韓文

委曲 附處事下

要語

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出記中庸

子川雖曲而動諸海塗雖曲而通諸夏出楊子史

河千里而一曲出公羊

傳記孟嘗君每與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使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謝餽無所遺失出春秋後序

集情深禮至歎寄重複出列賓客集

本朝在尹子輩因境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趣謝而及長安之質出東坡啓

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常直情而徑行也出東

坡集

豫備 附虞事下

要語

經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出既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互入遠慮並出繫辭並易　惟事事有備有備無患出書說命中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出書鴟鴞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出王制　其備豫有如此者出儒行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出中庸並記

子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出

家語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出老子 彊本而節用則天 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恠不能使之凶出大論 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出大畧並荀子 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其大備出管子霸言 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涉旱災害之殃民莫窮困流亡也出淮南子主術訓

史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出襄十 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出文六年 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凡百君子莫不成厥言備之不可以已也並出成

九年 士季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出宣十
二互入防閑並左 智者備禍於未形出史趙世
家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苟粟多而財有餘何
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
遠何招而不至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出漢文紀
並通鑑 絶其綿綿塞其涓涓出東漢樂恢傳互
入謹微 防隄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出
通鑑 顔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
以霖雨為託修城浚壕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
獨平原城守具備互入先見 善治病者不使至
危篤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
人活人多則闕国用國用闕則復重歛矣出劉晏

傳並唐書

傳記陶公作荊州敕船官使鋸木屑不限多少悉藏之時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會日始晴廳事前除雪地甚淵濕於是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出世說

集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燠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也出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出劉賓客　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出柳文

木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　出東坡韓維父億制

神速　附處事下

要語

經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出繫辭

予發若機括出莊齊物論　擊電無餘光疾雷無餘聲出公孫子

史不崇朝徧雨乎天下出公羊傳　至如炎風去如收電出韓安國傳　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出公孫弘傳　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出蒯通傳　機事以速為神震雷不及掩耳出唐李靖傳

遠慮 附慮事下

要語

經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出既濟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

保也出繫辭互見預備並汤　惟愼永圖出太甲
上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出泰誓下居寵思危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並出周官並書　謄言
百里出詩桑柔注遠慮也　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行必稽其所弊出記緇衣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出語季氏
子曾參出妻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
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容知其得免
乎出家語　得其所利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
其敗出老子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
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送人以寶玉是猶曝
尸於中原也出家語子貢　以千歲之法自持者
是乃千歲之信士也出荀王伯滿盛之國不可以

仕任注滿盛則敗亡亦　不可任其事也　滿盛
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出管
子白心篇
史定姒甍不殯于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出襄
四晉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　也出襄
三言晉知氏將為難並左　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竊為足下為之出蒯通傳　蕭何
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
奪出本傳並前漢　竇長君竇廣國賜田宅封公
昆弟於長安絳侯灌將軍　曰吾屬不死命且縣
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
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

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出
史外戚也家 僞不疑名重朝廷大將軍霍光欲
以女妻之不疑固行於杯杓蒯軻之変必起於帷
幄出息夫躬傳 張釋之曰豈效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出
本傳女不忘危盛必慮衰出陳湯傳 梁商常曰
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到及 两宮受賜便
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出本傳互
入好施 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君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識今不治必為
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出賈誼傳並西漢
班昭女誡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
其虎出東漢列女傳 梁冀既誅李固子燮乃還

鄉里娣戒㜸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豈非天耶且杜絕貎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出漢桓紀

北海王家謹慎好學文學防輔遂具表稱陳家美家閤之大鶩俱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出三國魏文互入保身　李豊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内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故使閉門斷客出魏髙貴鄉公　曹冏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非體之尾其可掉尾晉武欲使羊祜削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出晉紀　初可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剏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

經國遠圖及身而後已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克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出晉懷紀 王猛寢疾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 出晉文紀 謝瞻見弟晦門巷填隘口勢傾朝廷豈門戶之福耶 出晉安帝紀下 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肯見嘗食醬美問之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出齊高宗紀互入免禍外表 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社稷所倚惟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昔周公大賢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

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出齊東昏侯
高歡曰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
以遺汝終恐尾大於身踵粗於股偃彊不掉很戾
難馴　梁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何敬容謂李士
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
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淮南長鯨雖云授首
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
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
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
則任汝慎勿殺也並出梁高祖　北齊王晞曰人
生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
要官但思之爛熟耳出陳世祖　齊右丞斛金長
子光為大將軍次子羨及孫封侯顯貴甚衆門中

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殊三世貴寵無比然
金不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
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
天子所憎我家宜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蘇威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
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　隋蔡王
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恐諸子有才能以
致禍也並出陳紀　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
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
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
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上既詔宗室群臣襲
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

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文子之治猶在欲畜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並出唐太宗　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鬭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智取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競誇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

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以崇禮義勸敦睦也出
唐高宗並通鑑　姚崇析資令諸子各有定分治
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貪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
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碓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頹
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出
新唐書本傳　李勣寢疾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
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
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其有　氣不倫交遊
非類者皆先撾殺　頸曰合水土為泥有爭大
后　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
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
今太子未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
必爭兩不得安也出唐武后　二張之誅也洛州

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
在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
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
求亦謂亘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
地若不早圖噬臍何及出唐中宗立入先見六古
之智者皆不顧使夷狄之患蓋豫憂其請無厭終
為後患故也出唐睿宗 齊澣言舊福順典禁
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
之恐成後患又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
為宰相何憂寒餒若其譴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
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賴子孫酒
色之資吾不取之 上召子儀還京師朔方將

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謂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 出唐肅宗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而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出唐德宗 夫以匹夫慮其子猶知求名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 慮先於事故能無慮事至而慮無救於事並出唐憲宗 五入儆戒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出唐文宗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財物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蠭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出唐僖宗　楊涉當為宰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出唐昭宗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　臣彊議閒折與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且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出後梁王互入保身並通鑑　崔琳盧從愿兩人宰相望元宗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出親唐書崔儼傳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斂以瓦棺勿作石

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曰周天子平生好儉約
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
不福汝出通鑑周太祖
集圖匱於豐防儉於逸出潘岳籍田賦　留作功
成身退地出劉禹錫
宋李宸妃薨呂夷簡爲相請厚葬之章獻怒　公
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
宜從厚出呂夷簡行狀　太書文字防陡老剩買
田園准備閑出倦游錄　初議貶蔡確新州范忠
宣謂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出聞見錄　有非常之功聖人之所甚
懼也雖大功而不忘戒懼出東坡士燮論

要語

經足以垂也立教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並出書

序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出書蔡仲之命　夫

鼎有銘銘者自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　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出記祭統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出記中庸　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出記

月令注

子聖人百世之師也出孟子　垂憲言以貽後人

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並出孟序　死者萬世之名出列子

書之竹帛琢之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出尹鄒子

尚賢篇　託竹素者為世寶也出抱朴子上文云

孔鄭之門耳聽口文者蹴絕

史銘其功烈以示子孫出左襄十九年入功業

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出左襄二十四 孔子布衣

十餘世學者宗之出史記孔子世家贊 燕齊

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出前漢功臣

表 雖經千載遺風餘烈尚猶不絕出前樂志

垂功名於竹帛出東漢鄧禹傳

有定力

要語

經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出語

公冶長

子南宮縚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出家語 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滕文公下 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君子所性雖

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並出盡心上互入不
可損益並孟　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
不加沮出逍遙遊篇互入不可損益　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
能驚出齊物　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是故迕音
悟物而不慴出至樂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出田
子方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
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並出莊子　鄉黨不
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出列仲尼　權利不能傾
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出荀　鍾山之玉炊以
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出淮南子互入是真
難滅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出楊
閎明　謝安處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喜色

出文中子

史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出左傳又見史記衛世家　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出宋世家

不聞乎畢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出鄒陽傳並史記　項王使武涉往說齊王信　謝曰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謝項王出通鑑漢高記　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出西漢本傳　蘇茂周建復聚兵挑戰王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出通鑑漢光武記　刺客刺來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作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令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勤兵斬公耶歙自

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傷賊中臣要害臣
不敢自惜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抽刃而絕出
通鑑漢光武記凡人富貴當使可賤出焉援傳
不屑毀譽出馬廖傳東漢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
九卿詣朝堂書上諫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
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
朝堂固爭前後且十止衆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
自若出通鑑漢和記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出東
漢本傳　李　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至欲扶持
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
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等受主

孚祿頗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吏豈有所私固
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
歎流涕而已　梁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宜從妻子
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門不聞哭者遂白
本后收繫之死獄中並出漢質記互入責望　太
尉楊秉嘗言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
色財也　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
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並出漢桓紀　臣者張讓以事
中王允遂傳不獄會赦還為刺史旬日間復以它
罪被捕楊賜不欲　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
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
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声曰吾為人

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亂藥求死

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得減死論出漢

靈記並通鑑　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

以求存出臧洪傳　袁閎投迹深林潛身十八年

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並出

東漢　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出通鑑漢

獻帝　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出逸民傳論

宜僚臨白刃而色正　孔融被誅二子方弈其被

收而不動左右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

而卵不破乎並出東漢孔融傳　雖遇猛虎神氣

恬然出三國名臣贊　先王八益州劉璋張飛諸

葛亮分定郡縣破璋將嚴顏生獲顏曰大軍至何

不亮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

斫頭顏色不変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
釋之出蜀志互入不屈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
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
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
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出
通鑑魏明記　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
步出通鑑魏元帝　賈充見夏侯統令妓繞其船
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水人石心也出晋書
諸葛誕以氣勵稱常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讀書
自若出晋嘉之晋紀　孔坦將卒庾冰省之流涕
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
為兒女子湘泣邪水深謝之　桓温來朝或云欲
誅王謝謝安神色不変並出通鑑晋紀　殷浩被

然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　謝安
嘗與孫綽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並出晋書本傳　陶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右長史
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荊
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
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尉印倉庫侃自管鑰以後事
付右司馬王愆期出晋成紀　魏冊閔使常煒使
燕燕主儁使封裕詰之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
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取灰滅煒正色曰吾聞
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魄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
縱火使僕得上訴于帝足矣吾結髮以來尚不欺
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
沈東海不敢避也出晋穆紀　祕書監太原孫盛

作晉春秋在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出晉海西公紀並通鑑

張融為封溪令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從何為者哉

山陰公主淫恣悅褚彥回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

階出本傳並宋書　魏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据
見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
階長揖出宋武紀　柳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
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
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
下車受戮出通鑑宋太祖　王景文賜死敕至景
文正與客棊　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
客思行爭劫局竟斂手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
死方以敕示客出通鑑宋明紀　王惠嘗臨曲水
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沾
濡改出南史　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
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
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

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述乱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滅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真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出北史高允傳丕入無隱　魏徵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議者以為賁育不能過出唐書魏徵傳　盧承慶典選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考之曰監運損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出通鑑唐高宗紀　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出唐書徐有功傳有功武

后時為廷尉后多殺人　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
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大隱
密奏之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
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賜死禕之
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中表皆賀之禕之曰
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
表立成數紙　張楚金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臨
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声赦之声達
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
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
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
憂喜之色並出唐武后　李朝隱前後執破斜封
官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出唐

肅宗主通鑑　楊國忠專國擅勢可炙或勸恭巡
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為國怪祥朝官不可為也
出張巡傳　令狐楚為太原掌書記鄭儋在鎮暴
卒不及指撝後事軍中喧譁將夜忽十數騎持刃
廹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
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重並出唐
書互入敏捷察屬二類　李希烈留顏真卿不遣
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
召顏真卿示之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死
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
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
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
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出

唐德宗紀　蘇檢數為韓偓經营入相且遣親吏
告偓偓曰乃欲以此相汙出唐昭紀並通鑑　傳
記劉裕次山陽開何無忌敗績奔甲兼行將濟江
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
天下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出三十國春秋　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出世
說中注　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兄曰以琴來
不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
引絕於今日矣出文上傳　夏侯玄嘗倚柱作書
霹靂其柱神色不变作書如故出世說
集喬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
結風　迅風凌雨不謬晨會之察勁陰殺節不凋

寒水之心並出陸士衡連珠　舉世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千百年一人而已出韓退之伯夷頌　金
可鎔不可使為污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出元
次山互入是真難滅　執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
出白侍郎互入達理　波濤喧衆口藜藿靜吾廬
出劉長卿　飛語霜動明誠山立出李義山文
常經磨涅不改堅白出杜牧之　俾吾為秋毫之
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吾亦
無餘不見其多貧賤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
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進不汙而磨滅並出唐文
粹互入不可損並　劒淬愈利玉燒不然　堅勁
鶚角比干獻骨合比憤烈在公為筋怒虎可啞筋
不可挫峭華可拔筋不可折拄天下仄指日不蝕

並出孫可之文

呂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出玉壺清話　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並出歐公祭尹師魯文　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出老泉文　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出王存墓誌　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出東坡墨君堂記　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出臨川集　確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出蘇子由集　金石不隨波出黃魯直詩　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

出陳從揚作上文搖罷相詩　處士不生巫峽夢
虛勞雲雨下陽臺出陳希夷詩見清瑣

識大休語要

經公事不私議 公庭不言婦女 朝言不及

犬馬並出曲礼下 哀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

者君子弗為也出檀 下並記

子宓子賤為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父老請放

民皆使出穫傳郭之麥可以益根且不資冦三請而

宓子賤不聽曰今兹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

穫是民樂有冦也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衰之

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瘡必數世出家語互入知

所輕重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出孟離婁下

季孫相魯六月攝長浦子路私飯之孔子覆其飯曰

魯有民焉輙愛注一作受之何也出韓非子

史楚成得臣伐陳城頓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
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出僖二十三年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
朝而塴不毁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
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来會吾喪豈憚日中
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毁日中而葬君
子謂子產知礼礼無毁人以自成也出昭十二年晋
韓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之出昭十六年並左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
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笑有爲眹今
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出通鑑周紀

沛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蕭何獨收秦圖書出西漢蕭何傳　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户以爲將左右諫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至有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千户不以慰子子弟出通鑑　曹參去齊屬其後曰以獄市爲寄謹勿擾也出本傳　文帝問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出陳平傳並西漢　有獻千里馬者　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出漢文紀　田叔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

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出漢景紀亙入區處得當 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出漢武紀盡盤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出西漢東方朔傳 憑奉世以未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諸國悉平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百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 丙吉爲丞相上寬大好礼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之大體並出漢宣紀 用匡衡議罷甘泉奉畤劉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嗣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

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敦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成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曰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出漢成紀

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闈中肅之言並通鑑

何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擧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出西漢本傳

馬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出本傳

設法禁

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出桓譚傳並東漢　宋均曰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出漢明紀　下邳周紆爲雒陽令下車先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爲是貴戚跼蹐京師肅清出漢章紀互入示人以意不畏強禦並通鑑務舉大綱簡略苛細出後漢宣秉傳　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出漢殤紀　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且入諫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古人稱生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

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明公爲治乃躬自校薄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互入不識大體揚阜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扶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並出魏明紀　初丞相亮將有言公惜赦之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多矣曾不語赦也　劉景升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魏舒爲司馬昭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斷能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出魏紀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

輔守使綱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出東晉元紀　王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
有赦愚意常謂非亦凶愚之人以為郊必有赦將
生心於徼幸矣出晉魏紀　謝安為政務舉大綱
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出晉武紀並通鑑
桓玄嘗欲以謝安宅為營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
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
上出晉書謝琨傳　謝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
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出齊太祖
魏原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
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
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出梁高祖　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文臣夜集客

廣爲求啓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宵可止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魏大旱散騎常侍刑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通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並出梁武紀　屈突通往隴西撿覆群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産之故殺千餘人臣敢以死

請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匀千餘人命帝
感寤悉違等皆減死論出　高紀互入轉移人心
牛弘問劉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
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
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
目而已今之文薄恒慮覆治若鍜鍊不密則萬里
追證百年舊案故彥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
此之由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
得乎出隋煬紀　秦王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
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出唐高紀
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
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守茍能撫以恩信
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

爲民父母之意耶寛不許　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謂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纇大爲煩碎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揚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

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
乃關僕射尚書左丞違悰勾司農木橦價貴於
民間奏為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對
曰只為官橦貴所以私橦賤向使官橦賤私橦無
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　張昌齡王
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
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
結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
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並出唐太宗
列晚上疏論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
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
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　步未足化人況
盡心卉木之間拙筆烟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

談出唐高祖 載至德爲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吏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辨由是時舉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 選 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是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並出唐高宗 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蘇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狄仁傑

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　禁天下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豫然卿自今召客亦雖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遲畢霑寬宥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倖古語曰小人

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　太后問鸞臺侍郎同平章事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君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並出唐五后　朱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視之　宗楚客令家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並出唐中宗　楊孚彈糾不避權遺避之上曰鷹狗捕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

別制一家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者
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
陛下擬議無偏之德上甚善之 山東大蝗盧懷
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
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
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臣請當之 皇后妹夫尚
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昕
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上
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以書慰傑互入徇
公忘私 上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曰不可李
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
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
卿者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

中華然臣出於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
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　前廣州
都督裴伯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
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
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曩巡北邊聞杖姜皎
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豈可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且事往不可
復追伯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並
出唐玄宗　上嘗從容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敕
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
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
上又謂李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
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對曰宜待上

皇之命不過逾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王去榮以私忿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免死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若以礮石一能則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絶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今惜一去榮之才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才者不亦其傷益多乎並出唐肅宗　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民愁怨臣以爲陛下召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渭南令劉藻阿附度支稱縣境苗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命御史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

嘆息久之曰縣令守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一
仁如是乎　不痴不聾不爲家翁兒女閨房之言
何足聽也　朱此獻猶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
常袞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
反常爲妖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
爲並出唐代宗　代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轀輬車
不當馳道稍指未丁之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
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
利乎命改轍直午而行出唐德宗　天不以地有
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
以一人之聰覽而欲窮宇宙之變然以一人之防
慮而欲勝億兆之奸邪故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
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

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
用不疑其於備虞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
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衞雄
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
欲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欲思附任數附物物終
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
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智出庶
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
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
束百僚有任刑政之煩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
志劉從一詣衛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
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復曰李盧不世
爲相乃罷之既在相位安得不與之同議　李泌

曰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兵過合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並出通鑑　裴垍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垍一切用省估　宰相議誅李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　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　白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元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李絳言魏博五十於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剖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

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詔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五十萬兵以取期年而克之期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並出通鑑

唐憲宗　李愬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以入焉李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皆觀焉明日愬以師還文成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刺史事蔡人大悅　高郢掌制誥　無留藁或勸盍如前入

傳制勑者答曰王言不可識私家出本傳並唐書

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疏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果賢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上封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言無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矣並出通鑑唐文宗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證孫贖故弟白居易言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出唐書白居易傳　樂工羅善琵琶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爲之請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絶藝不復得奉宴遊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

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堯枎殺之出通鑑唐宣宗李德裕節制西川吐蕃以維州降牛僧孺曰吐蕃失一維州未足損其勢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使棄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詔使德裕反降者出唐書別見私意　衛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李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衛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私敬不敢妄有所屈出後梁均王　過赦則曲者幸免直者衘冤冤氣外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出五代晉高祖　或言營田鬻之可得錢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出後周太祖　帝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

上而已河南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衆不信群臣也不若選能人知公正者以為宰相能受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何必降君尊而代人賤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出五代周世宗並通鑑

集天子不問有無諸侯言多少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　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並出陸宣公文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而已矣是故

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以志為養分何有牛羊

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亦如何諱將諱其兼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唯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為孝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

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感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
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則是宦官
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並出
韓文
宋　仁宗初立英宗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
學士王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
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面稟得旨乃　草詔群
公皆以王真得學士體出歐公集　尹師魯凡事
有小而可務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
斷大事則必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出歐
公撰墓表互入勇大怯小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有司以時按籍舉行胡宿以為養廉恥厚
風俗亦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公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出歐公撰胡宿墓誌　陳執中為相范蜀公輩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卸奏欲遂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奸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閉門　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出范鎮墓誌　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欲引石介范文正公曰介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無失德政事自修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出東軒筆錄　韓魏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與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麈史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壤及它有力者致之巳則不可取出言行録　日月經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屋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之小明也出老泉

昔謝安破符堅　至安與客為棊不輟曰小兒輩巳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覩望事體應尒出東坡論擒獲兇章称賀太速劄子　寧容網自漏吞舟誰能烹鮮作苛碎出後山　周世宗嘗作詩以示學士竇儀曰此可宣布否儀曰詩傳門學王者若屬精叩課有妨機務苟切磋失至又不盡善世宗解其意遂不作詩出楊億談苑　刘綽天聖中為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粮凡

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係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狗顏情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斛斗致身于此刘大斬　人曰當是時殿上壁鏤可入我亦入矣

鎮定大事

要語

子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及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出

韓非子

史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爲聽之及太后崩平

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出史陳平本傳 不易太
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出同上留侯本傳
上欲廢太子呂后恐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
今太子為書固請太子迎此四人至上置酒太子
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曰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上召戚姬曰我欲
易之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出西漢張
良傳 上居南宮見 諸將偶語以問張良對曰
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
怨今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柰何良
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
封以示群 上封雍齒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忘患耳出初雍齒不欲屬沛公沛公怨齒互見
轉移人心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
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今群臣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
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絶祀將軍雖死
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
臣後應者請劍斬之出通鑑漢宣帝紀　關内大
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大
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
長安城以避水王商乃獨曰何因當有大水暴至
此必訛言也有傾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鳳大
慙恨失言出同上漢成帝紀互見失言　卧赤
子天下之上而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出西漢賈

誼傳　吏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出枚乘傳
太子幸酒樂燕上樂上不以為能有意欲以山
陽為嗣上間獨寢侍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
上涕泣言曰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臣
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太子由是遂定為嗣出通鑑
漢元帝紀灼曰幸酒好酒也樂燕沈燕也師古曰
上樂又音五孝切　王郎起光武馳至下曲陽傳
聞王郎兵在後從者恐及至滹沱河還白水河流
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
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
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
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
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出東漢本紀誅王郎枚

文書侍吏人與郎交關誹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令反側子自安出同上初陸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諸軍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出通三國魏文帝紀　蔣琬為尚書時新喪元帥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出同上覩明帝紀

亘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謝

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吴江亘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謗慮遠爾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群冠並出晉書謝安本傳 慕容根言於燕王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婺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出通鑑晉海西公 燕新遭大喪內外恟懼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定以鎮之柰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申是人心稍定出同上晉紀 帝崩群臣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曰

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出同上魏有新徙勅勒千餘家苦於將吏期以草生牛馬肥乞歸漠北刘潔安原奏請徙之河西魏王曰比曹習俗放敗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出通鑑宋太祖

後周文帝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客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得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言曰公若統理

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違再拜群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出　史于謹本傳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徙長安而不都則故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可行居之地將徙都中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乃止出通鑑唐高祖紀

馮盎本北燕人以軍功進總管或告盎叛太宗召發兵討之魏徵諫曰當懷之以德帝乃遣帝叔諧諭盎盎遣子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如十萬衆出唐書

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

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　民間訛言上採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並出唐玄宗　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既署一月晞士卒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辭盡去請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

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李何欲以乱敗郭氏睎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無寨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乱乱則罪及副元帥乱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睎再拜曰公幸教睎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譁者死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大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

令公後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　涇州至董之謀作乱期以辛酉旦驚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董之不果發　容管經略使王翃為河中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横翃抑之喬其徒約夜作乱翃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並出通鑑

唐代宗　裴度平章中書失印度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出通鑑　記言有寇士良驚謀縱横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走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出同上　王元之畫象贊　張乖崖

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為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出王清臣塵史

轉移人心 附處事下

要語

子趙文王喜劒太子悝患之募左右能悅王之意止劒左右曰莊子當能莊子見王曰有天子之劒有諸侯之劒天子之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諸侯之劒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賔服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太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竊為大王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出莊子說劒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

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
宰折睢曰吾欲西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
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
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仁義
一不祥也背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
也哀公黙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取西益宅出淮
南子人間訓互入善於言語

史楚人伐蕭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出左宣十二年互入與士卒一體

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築者謳子罕聞之親執
朴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
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出
左襄十七年　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

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出國語

楚優孟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可孟入將殿門仰天大哭曰楚國堂堂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乃使以馬屬太官令無令天下久聞也出史滑稽互入反餘而川及滑稽

趙王新立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后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

面左師觸龍見后盛而須之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竊愛之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曰甚於婦人老臣竊以為父母愛之則為之計深遠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質於齊出史趙世家互入善於言語　茅蕉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王下殿手自執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出通鑑秦紀　上居南宮見諸將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而

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今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柰何良曰取上素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上封雍齒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注初雍齒不欲屬沛公沛公怨齒互入鎮重大事西漢良因事納忠以変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而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慮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出通鑑

漢高紀　冒頓為書褻嫚㛰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動搖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出通鑑漢惠

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召讓唐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曰鄙人不知忌諱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削其爵而罰之說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出通鑑漢文紀　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有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上馬上黙然出通鑑漢武紀　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出通鑑漢光武紀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荔枝南州土地炎熱惡虫猛獸

不絶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非殿未必延年益壽詔敕大官勿復受獻出通鑑漢和紀　後漸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疏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　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通鑑東漢殤帝紀

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侍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令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而更服出通鑑河間本傳　時文帝為五官將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屏除左右問賈詡詡黙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思故不即對耳太

祖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
於是太子遂定出魏志　關羽聞黄忠位與己並
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
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
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為怨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
福共之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
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出通鑑漢獻紀
　帝謂侍中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徑寸大珠
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
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出
通鑑三國魏文紀魏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
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既殺

其母臣不忍復射殺其子因涕泣帝以此建樹之意定出魏志帝好土功陳群曰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帝為之少有減省　帝嘗着帽披縹綾半袖楊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黙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並出通鑑魏明紀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泣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出晉書王導傳劉疇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為出塞入

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泣去出晉書互入處事閒暇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歔欷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出晉書本傳互入處事閒暇坐以制勝人心易感三類　秦王堅與群臣飲酒以秘監朱彤為正命人人以極醉為限秘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桀喪夏邦紂亡殷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出通鑑晉武紀　桓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為營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慙而止出晉書互入處事閒暇魏崔楷為殷

州刺史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禄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先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出通鑑梁高祖

蘇瓊為清河太守有兄弟爭田積年不決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而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下淚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出北史

屈突通往陝西檢覈群牧得隱匿馬二萬疋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産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匄千餘

人命帝感悟悉逮等皆減死出通鑑隋高祖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出新唐書魏徵傳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出通鑑唐高紀五入敏於應對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

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
下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上遣鏡殿
成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
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
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
種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長史蘇
良嗣因之上疏切諫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
出通鑑唐高宗　太后謂侍臣曰自興周俊臣來
死不復有反者姚元崇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
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
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
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
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

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恱曰鼎時宰相皆順成
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　李
昭德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
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
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
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
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
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
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受矣太后意
稍悟並出唐書武后互人顯悟　大雪蘇味道以
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
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旣入求
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

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鄭普思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究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侍御史范獻思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流普思並出通鑑唐中宗

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姑姪與毋子孰親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于廟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出唐書狄仁傑傳互入善於言語　端午日

肅宗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恠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泣下出新唐書肅宗張后傳　承天皇帝倓既為張

良娣所搆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李泌入朝從容語及侯事曰臣念得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歸今已一摘矣謹無再摘上謂然自是奪宗之計不行　李光弼代郭子儀於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出本傳並唐書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

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手出通鑑唐代宗互入鎮重大事　朱泚反諸生將從亂太學何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汙者出唐何蕃傳互入節操　辛京杲以私忿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傅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出通鑑唐德宗　韓思彥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悟泣曰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輟訟出唐書　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

遙故公摧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出新唐書本傳互入嘿曾以高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揚師立者當分見兵為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送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出通鑑唐僖宗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出通

鑑後唐莊宗

傳記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素所喜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待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出晏子春秋　魏武行役失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梅子甘酸可以解渴

集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詔公往宣撫既行疾驅入公告兒郎等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後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

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
竊貴極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
年始十七亦扶節此皆三軍所共聞也衆乃讙曰
侍郎語是出皇甫湜作韓愈行狀　李懷光又所
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
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主
甚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
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
公既為大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
能以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
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
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
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

有大過猶持捧馬如公則誰敢曰議己懷光拜曰
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
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
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出韓文贈董
太傅行狀　人變愁為喜歲易歎為豐出劉賓客
懷梟鴟以好音清祲沴為和氣嚴冬變為韶景
寒風鬱為和氣並出唐文粹　本朝文潞公知益
州喜遊宴常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厩
為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
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
變出記聞　文彥博知永興軍或言陜西鐵錢不
便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爭以鐵錢
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

傳曰如此是愈使民惑擾也乃召緣緡行人出其家纖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值盡以鐵錢易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出記聞

慶曆中廣州有番商死珍珠沒官上命取珠出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有於上前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踊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殿賞牡丹嬪妃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為首飾以誇同輩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的更沒些忌諱妃慙赧起易之乃大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珠珠價大減出明道集

一語徑破千言牢出蘇東坡詩

漢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有三當死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也使天下聞重鹿

賎人二也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武帝黙然乃赦之